

## 當街頭藝術家同在一起——巴黎 Colors Festival

謝芷霖

### 前言

走在法國城鎮街道上，時不時能遇見街頭藝人留下的痕跡，特別是像巴黎這樣人口住宅密集的大城市。有些只是發洩情緒的胡亂塗鴉，但也不乏充滿巧思與創意的傑作(圖一)，許多甚至是帶有強烈個人風格的系列藝術作品，引起過往行人及觀者追蹤的好奇心，也算是巴黎獨特的文化風景之一。這些街頭藝術家到底是誰？他們究竟都在街頭巷尾畫些什麼？相信不少巴黎居民、遊客，都曾在心底疑惑著。

彷彿為大眾解惑，2021年5月20日至6月30日，第一屆巴黎「街頭彩繪藝術節」(Colors Festival)在巴黎11區一棟閒置的空屋裡，熱鬧展開。剛剛結束新冠肺炎疫情中法國第三次軟封城的巴黎，久違的藝術盛會。這是個非常特別的「展演」。使用「展演」這個詞而不用「展覽」，正是為了強調這個藝術節「短暫、臨時、出格、遊走邊緣、曇花一現」的特性，就像劇場表演一般，每次表演都有些微的不同與變化，脆弱所以惟一，無法保存。

Colors Festival 由知名街頭藝術家 Combo 發起，邀請了 45 位以上的街頭藝術家集體創

作。街頭藝術家不管使用什麼創作手法，繪畫、噴漆、拼貼、裝置藝術、雕塑都好，創作絕對不在紙上、藝廊這類空間，而是利用街頭巷尾的一面牆、一個小角落，甚或一個破洞、一道階梯，出其不意完成，大部分不見容於法律規範，可能隔天便遭清除、覆蓋，也可能讓別的藝人增添、破壞，或以新圖遮蓋。建物損毀後，依附其上的作品自然也隨之消失。街頭藝術創作不但可能隨生隨滅，還躲藏在城市的各個角落，一不小心便錯過，當然也可能經過卻視而不見。因為這種獨特性，Colors Festival 自然無法像一般的展覽一樣呈現作品。



圖一：巴黎各式各樣街頭畫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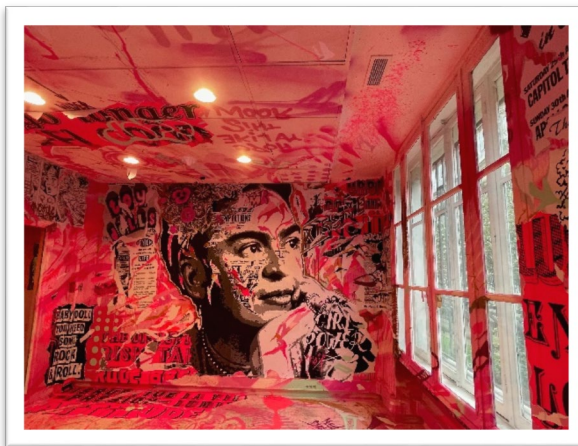
這棟巴黎 11 區的空屋原本是巴黎商業高等學院(ESCP)的舊校舍，在投資公司 Groupe Novaxia 重新裝修用作他途前，免費提供給 Colors Festival 使用，受邀的街頭藝術家能夠盡情地在做為展場的兩層樓間揮灑創作，作品在展期過後，自然也隨著重建工程而須銷毀。

召集人 Combo 生長於法國南部，直到 2010 年才北上巴黎發展，曾任職廣告公司的藝術總監。2012 年起，開始在世界各地以快閃形式作品表達反獨裁、環保及宗教和平的理念，曾在車諾比、香港、巴黎等地發起藝術抗議行動。因為早年廣告公司工作的背景，使得他在人際關係、聯繫、籌畫整合等細節上遊刃有餘，才能順利說服企業支持，並號召眾多藝術家共同參與。

首屆 Colors Festival 的場地空間達 600 平方公尺，分為兩層樓，一樓以亮粉紅色為主調(圖二)，二樓則以鮮黃色為軸(圖三)，45 位以上的藝術家於 14 天內完成創作，成果令人驚

嘆。樓房中的牆壁、地板、走廊、窗戶、樓梯間，甚至廁所馬桶、洗手檯，都成為創作的平台，集合了各式不同風格，強烈到溫柔，粗獷到精細，多彩或文字遊戲，有的空間融合了擺設，有些則強調視線錯覺的趣味，讓人處處驚呼，時時有發現新大陸的樂趣。現場參觀的民眾自然而然彼此交談討論起來，交換感動驚嘆，分享各自的詮釋，表達不同切入點的看法。

跟博物館的展品不同，這裡沒有說明文字，甚至沒有藝術家的真實身份。大部分的街頭塗鴉藝術，都是「違法」、不見容於正常社會的，街頭藝術家不可能以真名示眾，他們多半以藝名為大眾所知，或者由於特定風格而有了約定俗成的名號。不可能侷限於特定場所，流動、窺視甚或侵略的街頭創作特性，也讓作品擁有更多的自由詮釋空間。人們可以站在、坐在作品上，也可以接受作品包圍。藝術家透過作品不斷與觀眾對話，觀者也在作品中不自禁地交流，賦予更多的意涵。某種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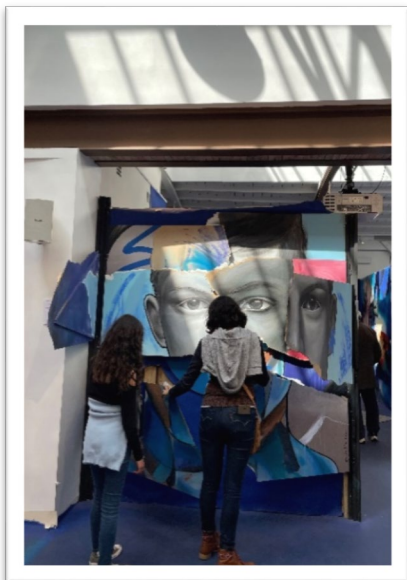


左起圖二、圖三：首屆 Colors Festival 一、二樓的內部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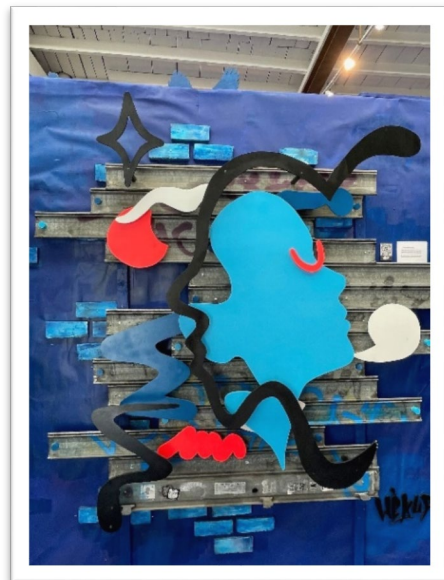
度上來說，同個空間裡的觀眾也是作品的一部分。不同時間、不同光影、不同參與者呈現出來的作品，都是承載不同再創作的新品。觀眾也十分享受這個空間裡與平時截然迥異的時間流動，緩慢、溫暖，帶著酸澀的氣泡，一眨眼可能便消逝，僅餘眼底的回憶。觀者的步調漸慢，溫吞吞地東看西看，拍照，拍別人也自拍，對著一個細節一個筆觸，莫名傻笑起來。我則習慣性地尋找藝術家的簽名，有些署名藏在畫中，有些則是固定位置固定格式，有的壓根兒找不到！彷彿從這個小符號，便能連結起創作者的個性，窺見他們若隱若現的神秘宇宙。

第一屆 Colors Festival 雖然沒有特別宣傳，巴黎也才剛走出第三波疫情，卻十分成功，吸引了超過三萬人次的參觀人潮，觀眾從小孩到退休人士都有，完全沒有年齡的界限。

以 Colors Festival 受歡迎的程度來看，舉辦第二屆似乎也不令人意外了。2022 年的 4 月 2 日至 5 月 8 日，第二屆 Colors Festival 再次於巴黎登場。今年的「展演場地」依舊位於巴黎 11 區，運河邊的一棟老建築，這裡曾經是飼養拖曳塞納河遊船馬匹的馬廄，也曾經是艾菲爾鐵塔鋼鐵骨的鑄造工作室。700 平方公尺的空間，分布在地下一樓、底樓與地上兩層樓間，不但有高低差，空間也比較零碎切割，比起第一屆的開闊，第二屆的場地運用起來相對困難。但是街頭藝術本來就是依空間場所的不同來轉換作品呈現形式，因此街頭藝術家利用空間的特性，照樣激發出蓬勃的生氣。不過，第二屆 Colors Festival 可以明顯看出整個空間都事先加上了防護層，所有的創作都在防護層上進行，方便展後的拆卸，更加深了街頭藝術原有的稍縱即逝感。



圖四：可以自由組合不同畫板，呈現不同畫面的作品。



圖五：以鐵條裝置的變化，讓觀者任意組合畫面。



今年的 Colors Festival 邀請到 68 位藝術家齊聚一堂，這次還包括了攝影師、裝置藝術家的作品，除了法國藝術家外，還有國際知名的藝術家，譬如來自墨西哥的 Farid Rueda，利用四天下午時間，便在面對入口的大牆面上繪製了大型壁畫，非常難得。今年的 Colors Festival 把「展演」的精髓更加推到極致，在現場的作品許多是有「機關」的(圖四、圖五)，把表面的紙撕下來才能看到下面不同的畫作，可以自由組合版面的人臉，能夠任意開關的門、左右拉動的板條改變畫面，隨視角不同而變動畫面的錯覺，觀者能自由加入的裝置作品，一再一再強調了作品與觀者的互動關係，觀者與創作者在交流中模糊了界線。

與去年最大的不同點，今年在展期的四個週末，邀請了 24 個街頭藝術家現場作畫演出，也整天在現場與觀眾討論互動，彷彿把街頭



圖六：Cordex Urbanus 畫作(取自 Cordex Urbanus 臉書照片)。

創作的現場搬至展場舞台上，用劇場演出的形式，將原本隱匿、逍遙法外的、躲躲藏藏建不得人的創作過程，賦予了一個終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具體形象，可說是今年最精妙的安排。Colors Festival 完全沒有接受任何政府單位或協會補助，完全由志工參與支援，連現場服務人員及導覽，都是由志願參與者組成。第二屆為了擴大觀眾年齡層，特別保留早上時段，以優惠價格給中小學生校外教學參觀，甚至設計了一個能讓兒童畫畫並有專人帶活動的幼幼區，非常貼心。

兩屆 Colors Festival 中，好幾位藝術家的作品特別吸引我，以下介紹其中比較特殊的兩位：

### 城市異獸百科：Codex Urbanus

Cordex Urbanus 為巴黎居民，經常在蒙馬特附近出沒作畫。白天時跟普通人一樣上班工作，到了晚上卻成了遊走法律界線之外的邊緣人。從小就喜歡用原子筆或鋼筆塗畫的他，剛開始嘗試到街頭時，卻是從拼貼開始，後來發現了能使用在牆上的彩色馬克筆，才改換成原本就擅長的畫法(圖六)。至於很多街頭藝術家喜歡的噴漆，他覺得自己無法掌握技巧，攜帶上也相對笨重不方便，因此從未考慮。

初始他畫在單獨的磁磚片上，黏在牆上，後來發現這樣很容易被人拆下拿走，才開始真正找尋適合下筆的牆面作畫。但是，如果貼

東西在牆上是罰單就能解決的小違規事件，在牆上塗鴉卻是輕犯行了(délit)。無論如何，都屬於違法行徑，街頭藝術家其實都是「地下藝術家」。法國那麼多的塗鴉，有精美如完整作品的，也有謾罵式的胡言亂語，姑且不論藝術價值，若是被發現身分，或是當場現行犯抓包，究竟警察會不會認真取締執法呢？在法國警察大小事務多工作繁重的情況下，恐怕大部分的街頭塗鴉都無人過問管束吧？除非是屋主主動提告。

根據我的觀察，大部分畫成傑作的，似乎比較能幸運保存下來，而無意義的謾罵字句、惡搞，市政府就會派人以特殊塗料覆蓋。有趣的是這種特殊塗料提供了絕佳的繪畫平面，Cordex Urbanus 就提過他本身很喜歡畫在這種塗料上面！不過他也自陳絕不會畫在奧斯曼式古建築上，他不想破壞這些古建築的美感，更何況奧斯曼式古建築的石頭外牆也不適合作畫。

Cordex Urbanus 這個名字又是怎麼來的呢？其實當他剛開始在牆上作畫時的署名是“Tlatloc”，這是他的地下藝名，他並不想讓人知道真實身分。為了標注他一系列畫作的計劃，每次他都會寫上«Cordex Urbanus»，是拉丁文「城市手記」之意，那是一系列中世紀想像的奇幻動物畫作計劃的名稱，結果因為每次都出現在畫作旁，人們便以為那是他的署名了。以訛傳訛，Cordex Urbanus 反而成為



圖七：Cordex Urbanus 於第二屆 Colors Festival 的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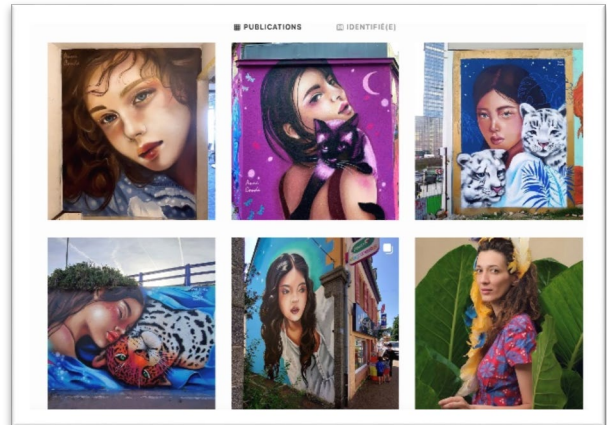
他廣為人知的藝名。這一系列中世紀想像的奇幻動物，皆是兩種動物結合起來的作品，在畫作旁會註明擁有兩種動物特性的拉丁文名字，還有畫作系列編號，目前已經累積到將近 600 幅不同的動物了。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主題，除了畫家本人喜歡之外，也因為能簡單快速完成，不至於在創作途中便被警察逮個正著。完全無薪酬，逃離法律規範，因此也不須對任何人負責，沈浸於街頭藝術純然的自由與樂趣中，Cordex Urbanus 雖然已經頗有名氣，也受邀至不同的藝術展場作畫發表，但他持續在他建立起的地域—巴黎蒙馬特周邊—發表新創作。也許某個夜黑風高的晚間，在巴黎街頭散步時，你也可能不經意碰見正在快速作畫的他？

### 人與自然的情欲流動：Anna Conda

比 Cordex Urbanus 年輕的 Anna Conda，對街頭藝術的見解則大不相同，作品風格也因此南轅北轍。原名 Anna Ashikhmina，來自

於西伯利亞西部的俄國第四大城 Ekaterinbourg。Anna Conda 於 2011 年來到法國求學後定居，初始專注於雕塑及裝置藝術，後來才慢慢將重心轉往繪圖與大型壁畫。她在索爾本大學研讀裝置藝術及藝術科學，在俄國文化精神中心教授兒童繪畫。她的工作室位於巴黎東南郊區 Ivry-Sur-Seine 街頭藝術家協會 « Le Village » 場地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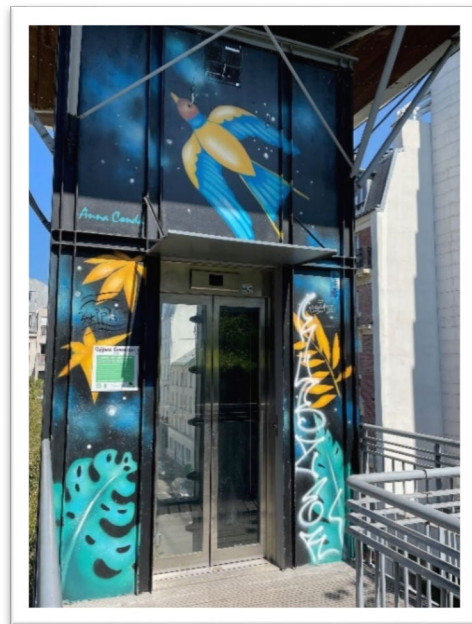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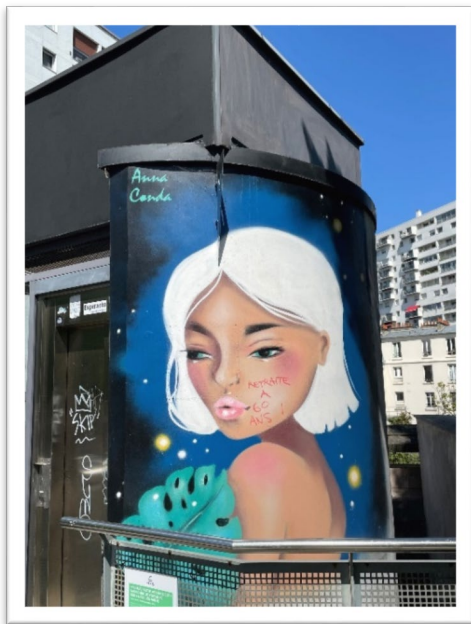
她的畫作全部都是精美多彩的壁畫(圖八)，而且以超大型壁畫著名，皆為必須耗費時日方能完成的作品，還得搭鷹架或出動高架機器，做好防護措施才能作畫。這種大型壁畫自然不可能為了躲警察而在 10 分鐘內完成，可想而知，她的大部分作品是受到機構邀請或是因應城市街頭藝術企畫而創作(圖九、十)，否則也是經過相關單位默許的閒置牆面，亦即她是偏向於「體制內認可」的街頭創作畫



圖八：Anna Conda Instagram 頁面。

家，場域雖然是街上或建物中的牆壁，但少掉了「違法、反叛」的成分。那麼，Anna Conda 這個藝名又是怎麼來的呢？據說是畫家某次到祕魯旅行，參與一項醫學中心的壁畫計劃，她當時畫了一條大蟒蛇，「Anaconda」這個字正好是指大蟒蛇，剛好對應到她的名字 Anna，以此為契機，就乾脆拿來做為自己的藝名了。

Anna Conda 的作品豐富多彩，大部分以女性身體及動物做為主題，強調人與自然的



左起圖九、圖十：Anna Conda 在 Coulée verte 的壁畫作品。



關係，可以感受到強烈的情感及欲望的力量流動其間，面對她的大幅作品，常能令觀者在照面的瞬間，不自覺驚嘆出聲。在她的網站最近發表的作品照片中，她會扮裝成與畫中人物一樣的面貌，讓作品擁有虛實呼應、原創與模仿的辯證趣味，照片、壁畫、扮裝，也讓「自畫像」有了多重空間的鏡像效果，虛實界線模糊陷落後，所有形象都只是「展演的作品」「作品的展演」而已，畫家也只是作品演繹的一部分，與觀者一樣，所有詮解都是飄渺、短暫，電光石火的靈光乍現。回應到街頭藝術的脆弱本質，街頭藝術與觀者的互動，街頭藝術的存有空間，原本也是驚鴻一瞥，稍縱即逝，不可捉摸。

### 從躲警察的地下創作到引領街頭藝術風潮： 著名街頭藝術家 Miss.Tic. 病逝

撰寫此文的同時，剛好傳來著名街頭藝術家 Miss.Tic.於 2022 年 5 月 22 日因癌症病逝的消息(圖十一、十二)。她是二十世紀街頭藝術家的先鋒，因此不在以提攜後進為主的 Colors Festival 展演藝術家之列。然而，如果

今天能在大城市街頭，見到欣欣向榮的街頭藝術作品爭奇鬥豔，不能不感謝這些前輩開創潮流的努力。

Miss.Tic. 原名 Radhia Novat，父親是突尼西亞移民，母親來自法國諾曼地，1956 年生於巴黎。十歲那年，一場嚴重車禍帶走了母親、哥哥及祖母的生命，她也因為傷勢終生必須以左手作畫。十六歲時父親也因為心臟病去世。1980 至 1982 年間，在洛杉磯、舊金山等地旅行。回法國後，1985 年起，開始以 Miss.Tic. 為名，以模板加上噴漆的方式，在巴黎街頭作畫。她的畫作風格簡約，畫面鮮明強烈，旁邊總是會加上極富哲理或政治意涵的詩句，發人深省，不僅是街頭畫家，更是名副其實的街頭詩人。Miss.Tic. 這個藝名來自於迪士尼的唐老鴨系列故事當中，以偷拿唐老鴨攢下的錢為樂的黑鴨女巫 Miss.Tick.，但是藝術家把 « k » 去掉，借用法文 « Tic » 一字，不可控制的怪癖，突如其來有時會嚇人一跳的動作，用來形容她在街頭忽然乍現、予人當頭棒喝似的畫作詩句，似乎再恰當不過。



左起圖十一：Miss.Tic.個人網頁主頁；圖十二：Miss.Tic.去世的消息發表在她的 Instagram 上。

Miss. Tic. 也與 « mystique » 「神秘」一字諧音，保持神秘、反骨，也代表著其作品之精髓。當然，她不忘以此藝名強調自己的女性身份，在街頭藝術家以男性為主群體的氛圍中，突出女性訴求的作品，要獲得肯定尊重，相當困難，她卻反而不避諱強調，更突顯了她堅毅鮮明的性格。1980, 1990 年代，巴黎對街頭塗鴉的接受度非常低，警察執法嚴格，屋主容忍度也低，街頭藝術家被當場逮捕、罰款是常有的事。1997 年，Miss.Tick. 在瑪黑區的一幅畫作，讓屋主告上法院，1999 年裁定賠償金額高達 22000 法郎(相當於當時 11 萬台幣)。這個插曲讓 Miss.Tick. 從此改變策略，她會事先徵詢屋主及商家的同意再作畫，並且也說服巴黎區市政府，讓她合法在空白的壁面上創作。她的作品逐漸受到重視，許多大品牌如 Agnès B., Louis Vitton, Kenzo, Comme des Garçons 都曾邀請 Miss.Tick. 為品牌創作。2011 年法國郵局推出的婦女節紀念郵票，便是與 Miss.Tick. 合作，以她的街頭畫作做為系列郵票圖樣。

2000 年後，街頭藝術漸漸為官方機構與藝廊認可，慢慢能夠進入畫廊、展覽場，脫離「地下」、「違法」的緊箍咒，大城市如巴黎等市政府，也主動釋出樓房的牆面，邀請街頭藝術家集體創作。這樣的改變，多虧了如 Miss.Tick. 這些前輩畫家的努力，使一般大眾對街頭藝術有了不同的看法。Miss.Tick. 的畫

作遍佈巴黎各個角落，只要在巴黎住上一陣子，隨意漫步街頭，很容易便與她的作品相遇，人們總是禁不住駐足欣賞，會心一笑，離開時心境已因畫與詩激起的漣漪稍稍改變，城市的盲忙抑鬱，藉由她的詩畫，過濾出舒緩餘韻，彷彿好茶，飲後在心底餘香繚繞，回味無窮。<sup>3</sup>

66 歲的 Miss.Tick. 為世界留下許多美好的畫面，與世人告別。謹以此文，向這位女性主義者、畫家兼詩人致敬。

看完這些介紹，是不是更加激起大家心中對街頭藝術的好奇呢？下回走在巴黎街頭，放慢腳步，睜大雙眼，敞開心胸，你會發現巴黎的每個角落都充滿著意想不到的驚喜，街頭藝術已經成為這座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更成為居民日常生活的背景了。街頭藝術家總是精準地把城市的脈動傳達至每個路人的心中。

(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博士，現旅居巴黎)



Miss.Tic. 出版書封： « Miss.Tic. in Paris »。